

後漢書



申屠鮑鄧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

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仕郡功曹平帝

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

交官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

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內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

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

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

也

懼驚也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十九

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

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

鼓旌旂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

士為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鍾告

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闢四門之路明四

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

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

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

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

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

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

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

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今聖王幼少始免纒綵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始

也綵被也綵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或作裸也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

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

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

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

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

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

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

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

二

禽復加榮貴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

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

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

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

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爲大

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

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

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

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而盈之不

加其已已止也言執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王者

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

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

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典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

徒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

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

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脣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

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宮私其宗不敢以

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

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出太后至

京師者也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

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

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

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

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

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

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

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

福非力人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

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

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

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友欲

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歿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

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

伯桃入樹中而歿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

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

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

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

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

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屬何利而久疑不決

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

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

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亾國

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

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

逆人者亾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

廊廟之計既不豫定

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動軍發

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

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

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

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

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

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倖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

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

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

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

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眾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

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

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止

軻謂以頭

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

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十九

五

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潞州縣也 父宣哀帝時任

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 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 永少有志操習

歐陽尚書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 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

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去音丘呂反 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

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

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

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右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

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

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

面土與之壽以黃土直 不能守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

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 曾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

佩刀截馬當匈乃止 當匈以上為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

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

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六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

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市不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

封為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敵

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以文德雖行將軍常衣車

加不者時赤眉害更始三輔皆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

夫諸大伯風俗通曰諸姓齊士節徵求詣行在所永疑

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此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

日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而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

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

心客百餘人請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也帝見永問曰卿眾

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

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

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

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

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

永對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

北本殷頑人所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

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

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

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

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其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

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

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

以吏人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

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矣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

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

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

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遊

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即旋車又召侯岑專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

戒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

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

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

東西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

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

權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

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

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

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出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

臯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書書迎下示日君晨夜冒犯霜露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眾受

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猶

也曉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語曲則

則難進也易入剛直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也方直君子之

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京就謁請署守高

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

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

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

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隆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

也布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

日重封尚書令重封唯赦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

後漢書

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

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

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計器帷帳除子得為

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

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

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

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受繫者千餘人恐

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

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嗟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

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與減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

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父者至才數年比

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遺人訟也四年代辛融為太尉六年薨年

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

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

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

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

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

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脊三年抱負乃行服

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

鄧暉傳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光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鄧都汝南有鄧

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月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

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睦孟專門教授見儒

傳林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

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夬鎮星東

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軌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

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逮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逮姓並

名風俗通曰逮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逮音錄

暉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

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衛賣也暉

竊不遜敢希伊尹之縱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

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為吏暉不請曰昔文王拔呂尚於

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

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

仲父管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

俛首裹足而去耳

暉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人邾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

腫蹠齧裂裳裹足鵠立秦庭齧音庚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

機衡北斗也

舍

元包一甄陶品類

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

之論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

表明也紀年也

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

漢歷久長孔為赤制

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

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

不使愚惑殘人

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

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轉禍為福

上天垂戒謂鎮歲慶

惑並在漢分也

劉氏享天末命陛下順節盛衰

享受也末長也漢家受天長命

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

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

自與故禪天下

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

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

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

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

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乃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

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

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

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

將軍傅俊東狗揚州俊素聞憚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

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

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家陳尸

掠奪百姓暉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

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口夜不休武王疾行不故能

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

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

殷號也旅衰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將軍如何不師法

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怙尸取罪神

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

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

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

上音時暉耻以軍功取

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暉友人

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

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

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暉歔歔不能言

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

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

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為子

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

子張但目擊而已

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

暉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暉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

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

暉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

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而追暉不及遂自至獄令

拔刀自向以要暉日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

暉若不欲自

刺以明 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欵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

時臨享禮訖欵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

功顯之于朝太守敢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

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

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為之詩小雅曰以君之罪告謝於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朋黨構姦

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

直從曲此即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欵色

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叨府

德也可無受觥哉欵意少解曰實欵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

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

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 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

豺虎貪獸以比繇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罪言天繇延之罪也罪

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欵曰是重吾過也重吾也遂

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

言忤欵乃相招去曰子延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欵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卷九 十四

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
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歛也言歛將以牛酒賞繇延而惲

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

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

歛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

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

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

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

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

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

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問

學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

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

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

辭病去隱處精學蛾腋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

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

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

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

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

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

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書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

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受皇

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

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

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

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

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

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

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魯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魯參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逐不娶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

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

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於上以鼻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

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

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楚多受遣送千萬以惲不推方故方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

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
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運稱仲健憚怒以所杖鐵杖極
龔龔出怨對遂殺仲憚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稱遷冀州刺史時

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

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

外近王官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

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

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

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

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足特

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諸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

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徂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

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

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

之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禮記王制爭

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

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
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
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審近臣匡救
為職若懼默不言其罪當誅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
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
盛猶謂謬謬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
千人之諾諸不如一
士之謬謬武王謬謬
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
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
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
必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

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
耀云道德純備謂

之塞寬容覆
載謂之晏

杜塞忠直垂機無窮臣故謬豫機密言所

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

得減死論徙合浦

今廣
州縣

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

易曰先
號咷而

後笑謂先
凶後吉也

申屠對策郵憚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鮑郵列傳第十九終

後漢書二十九

城在今襄州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按前書及

向曾孫今言歆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

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

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

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研

音午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為王莽竊自

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

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

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

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

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且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

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陳平

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陳平

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

特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

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君

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

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

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

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

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真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

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

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

也赤制解見郵憚傳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藏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

二

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
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曹王承積世之祚

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

舊事曰鬻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

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

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

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

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

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

房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以為

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

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尾為房心宋之分也

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

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

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大行筭度以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危南方有衆

作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帝宮星也

或或衰微闇昧或煌此辰也藩屏兩旁之

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此辰也藩屏兩旁之

或或衰微闇昧或煌此辰也藩屏兩旁之

無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

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

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

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宿西方王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

津於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曆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寅壬戌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

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

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

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

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此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

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

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圖識之占眾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

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

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後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悅濟

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

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

之徒封為

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

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也

支持

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

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

班固曰棲棲遑遑孔

屠羊

救楚非要爵祿

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

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茅焦干

秦豈求報利

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

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

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

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

七十卒於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

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締裘中

說文曰締厚

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

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

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

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建初

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

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

生於寺舍人庶稱神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

內識二卷解詭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

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

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

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

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

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

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

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

星尋滅不見又尅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

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太將軍鄧騭應

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

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

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

百五十年之尼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

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宜獨法改憲之

順治十七年刊

道也

獨明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

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

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

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

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二年西

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遠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

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

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

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如黨當

受禍也陰私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襄信侯李元等違姦廢

退

阿母順帝乳母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

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

闔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

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

后詔備古禮以聘厚

禮謂以車帛加

遂辭疾不就建

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

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

秋饗射常祠之

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
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
正不就順帝時灾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
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
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
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
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
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
行火令則灾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伏惟
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灾除也伏惟
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祗
也易復卦初九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日無祗悔元吉

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

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

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

澄其源者流清濶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

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

素籥虛而不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灾陽嘉元年冬恭

建元年秋茂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

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

陰侵陽厥灾火又曰土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

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構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

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諭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

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

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

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

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

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

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

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

音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

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

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

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

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叅察眾政京房作易飛候以

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

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

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

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正月三日至乎九

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日三公卦也

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前書曰梁人

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

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

而此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

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詩小

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

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

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

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劉敞曰注四斗為豆按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為鍾四當作十棲遲偃

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

之速以此消伏灾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

三公也

長吏不良既咎州郡有失豈得不

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

疎小綱數

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

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

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

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帝奏復

使對尚書

使就尚書更對也

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

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

慤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

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

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

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

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

有靈猶將驚動尋官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

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

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

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

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記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

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

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雖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

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灾必當為旱南方

為徵故為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

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五

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為善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替從今日至明日也陽

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

即指天子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青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

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温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温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在以虛

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効也是以陰寒

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温卦以温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

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

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

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

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

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灾成

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夫灾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

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
 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
 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
 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
 革鳥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鳥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
 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
 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
 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
 祖已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
 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
 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
 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
 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景公時熒惑在

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
 相寡人所以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
 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
 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
 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
 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于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
 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
 翼南方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
 宿也惑行

也遲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
 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而
 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

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災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尚書太傅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

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

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

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

股也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昭十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為大

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北極亦為大辰爾雅曰北

辰李巡曰北極天星世居所以孛一宿而連二宿者言

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順治十五年刊

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

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

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變見西方亦應三

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

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羗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

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

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

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

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井旗千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書玉板之策

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

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

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

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

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

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

順治十七年刊

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
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
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
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
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

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

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又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

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

言遺惠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

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替謂以三替之法推之也詩汎歷樞曰凡推

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

詩汎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

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文司候帝王

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汎歷今值困

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

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過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卦困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兌為水

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陛下乃者

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卽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南刑

之罪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宜因

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

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

舉方正徵不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覲曰對云白虹貫日

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

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

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覲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

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

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而今立

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

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

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

皆歸三司非有周名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每

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

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

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

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

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

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

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

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為北辰氣成于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

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敞曰按文計當三

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

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

也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

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

衣青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

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

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

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

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

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

以荅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

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

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

剡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皇帝刻木為舟刻木為楫聘賢選助將

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

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名作輔是以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二十一 七

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

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

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灾害屢臻

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以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

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

疇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罰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

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

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眚降則下

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

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

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

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

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

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王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

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

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

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三下

三

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
 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執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
 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官商為佐秀氣
 也為人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
 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
 齒化阿有聲首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死若還瓊
 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
 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其歎願

汎問百僚覆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
 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者何君之始年也

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

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

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順助元氣含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

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

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

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

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謂謀謨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

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

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

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

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疆從解起今月

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

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

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

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

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

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

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左

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常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
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
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

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

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

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

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

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

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谷白金也歲星木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

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

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

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

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

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

心廣為禱析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倉

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後漢書卷二十一

三

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瑕猪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弓篇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

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

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

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

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歲明此天災非人之咎

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

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

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

法也願陛下蚤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

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

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

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

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略如種羌寇隴西

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

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

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

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考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

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

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

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

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

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

萬世之法

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切見去歲五

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

爲端門軌猶依也

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

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

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

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

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

大官

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竊謂迫近也

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

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

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

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

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

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栢枯同

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蠹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

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聖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

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臧

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

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晊

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而陛下受閹豎之譖

請廷尉下獄死瓚音贊瑨音晉

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

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

其害達賢者福流子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

孫鄧並見族滅梁翼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

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府弘農五

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頴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

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與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

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

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記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

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

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下

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張子伯邑考吏武王發次管叔
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炎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
處次康叔封再季載
同母兄弟十人也
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

刑以廣螽斯之祚
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注

云螽斯蚣蝳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蚣
蝳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

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千丈
延熹七年也表

山松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

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
大人天子也乾卦九

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
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

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
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犢致瀉池君

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
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言閔如王者居謁者出

受書入有頃云始皇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

今邠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
王莽

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
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

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

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

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
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一年諸侯秦之亡也石隕東

會宋公子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郡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

之因燔其石○劉敞曰注盡取石傍舍誅之按史記作石旁居人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帝

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

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

也延熹五年大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相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

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

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二者並時而

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

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官崇受干吉

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

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

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維音女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

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

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

熒惑今當出而潛必鬪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

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

理察冤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

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

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
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禁

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與國廣嗣之

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典

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
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
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
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
上人有二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
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
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
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
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
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
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
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
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大
平氣到或有不生之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

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
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孝冲孝質

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

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

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于鈞宋
萬宋人殺昏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

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
范睢日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

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
爲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

好龍真龍游延子張見魯哀公也七日哀公不禮子張
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
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

好真龍也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

事見新序
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

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

之事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

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此

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

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

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

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四十一

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

姪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

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劉放曰案楷曰臣

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

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晏後廷故用宦者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

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

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

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

呂張澤關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

之乃去此其佐誅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帝

使宦者趙談參乘表盜伏車前曰陛下獨柰何與刀鋸

其後昌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

假借星宿偽託神靈上干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

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

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

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

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

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

水而干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

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

中善者悉使青而下而丹日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

青者主仁而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

道士琅邪干吉寮病吳會人多事之以保策嘗於郡城樓

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

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

悉使婦女入見策毋請之毋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

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

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柏頭鼓琴焚香讀邪

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

悟耳今此子以在鬼錄勿復費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

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而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

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吾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

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

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

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

做奸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殷梁序曰左氏豔而富

其做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

頻徵不至

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

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終

後漢書三十下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三

後漢書三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

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

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

大尹

王莽改太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

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

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

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

以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充斥見也

及到示以信賞科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

邊境苦之及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

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

因辭而謁見也

帝勞之曰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莊子

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及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亥雅

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及降悉遣歸附農因

自劾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

聞及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

連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及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

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及因言選補眾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及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禮記

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

曹輩也

對曰聞使

君到喜故來奉迎及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

問使君何日當還後漢傳二十一 仍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仍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仍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傲傲也 傲急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仍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仍芳乃亡入匈奴仍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何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

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戟以代斧鉞崔毅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與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祭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

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

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

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

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為農器

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上田郡內

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與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几十數處

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

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

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

反族

反族謂班師也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

譬聖德威侮二垂

譬猶曉也威雷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東也

陵雲中國邊

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

橐音高詩也音高詩也

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

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其一

休足於內郡

休足止行役也

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

為師克在和不在衆

春秋左氏傳文也

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

頗泄用之

泄猶雜也

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

鷙擊也湯武順

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

睦士卒鳧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戲於水藻也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

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厲勉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

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上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

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

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誦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方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

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

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

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

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

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問如姬父為

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

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

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

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

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

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

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

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

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

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

事毋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

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毋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弥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

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與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弟竒游學洛陽奮以竒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間卒于家竒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直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恐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

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復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傳三

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

氏豪宗自苦陘徒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

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為右將軍祖

父冊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

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川謂巴蜀也西州平

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

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

漢郡今利川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

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

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

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

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

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

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

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

訶之曰君困厄暫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

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
 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故人也
 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
 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
 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
 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
 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
 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貴之貴赦也由是顯名舉茂
 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通故

事虜人過五千人注曰按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

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

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炬交縛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

三頭手持一端使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

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轉藉也藉由此不敢

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

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

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

戮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大民安作平生無襦今立袴作協韻音
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
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
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
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
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留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
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實憲
以此為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

日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
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

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音信

仲若大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漢

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明帝之引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

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

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遷為茂才也

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河縣東

永初中西羌寇

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尅三府

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

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

刺史張喬

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

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

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

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

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

秩六百石無負

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

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

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

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

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

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

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便即奔散而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遺令薄歛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

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

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

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

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貴人不見又思之三輔

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

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

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

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

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

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

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

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

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執援

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詰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尸餘見寇榮傳乃藏毋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會

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廩芻橐藏音工外反垣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

此經月遂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

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
 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讐
 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
 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
 也苦使曷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
 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
 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
 而武威段熲與曷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為司禮以禮
 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

追咎不韋前報曷事以為曷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
 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
 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
 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
 以是衰破及段熲為楊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以忠臣
 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

禁銅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
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
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
其餘黨輩原爲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
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
爲南陽太守當人郡界乃肅清開行待童子一人觀歷
縣也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

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
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
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
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
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
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
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卽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十勞反顧勅祕
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毋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
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
使督之名爲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

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縵故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

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璆瑁

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翡翠赤而翠

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璆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

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

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

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

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

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

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

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

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

後郡縣重歛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

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瘿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

除高成令

高城縣屬渤海郡也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

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

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歛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生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至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歛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

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

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

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釋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蠲蠶子也公羊傳多蠲生此言蠲生何上變古易

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

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益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

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

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

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

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

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

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

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表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

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

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

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

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歿

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

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憶

地者也有名稱積字公紀宗烈百餘人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

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正西南故曰得

也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

季寧拒策城隕衝朝朝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勝反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二十終 後漢書二十一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

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人三世共財子孫朝

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

餘項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注 酈元水經

又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九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

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
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
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
側界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
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
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
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

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

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塹

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

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

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

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

比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

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

尋玄卿侯族元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

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嘗賜大會宏爲人謙
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驕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
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
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

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

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槨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爲

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樊氏

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

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

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假貨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若乃樊

故衆人稱善也說死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

稟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誦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

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長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

儵字長魚劉放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

弟名鮪知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作儵無疑

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

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

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

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未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

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

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

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江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

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

也將者將為弒逆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

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周公殺管叔而禁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

禁故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

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上蔡音薛劉放曰注何臣等以荆屬託母

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放

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文敬鄉公主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坐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

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

可以尚主宏為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謚曰哀侯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

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

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郴楚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子弟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特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

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特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

持為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典謂主典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

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郴楚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

也紀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也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豸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明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

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

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

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

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

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

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

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

也首每讌會則論難術衍其求政化衍衍和詳覽群言響樂貌也

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

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

諛諛之辭諛諛諛言也音踐前書曰文吏則去法律而

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

乎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

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

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

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

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

曰君子進德修業 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

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

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

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

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

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京翼翼四方是則韓詩

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籩諸官實

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

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籩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籩也實減謂實覆其數

也減之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廩貸流人也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願以臣言下公

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

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
 廩食給廩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
 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暮
 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羗所鈔暴準
 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羗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脩理塙壁說文曰塙小障也威名
 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
 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傳

弟典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

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

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

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

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

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

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

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

者眾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

原鹿侯

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

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

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

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觖音羗志反前書音義曰

觖猶與也一音决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

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

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

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

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

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

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

關內侯典興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

諸舅比例應蒙恩澤典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

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

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鮦陽封與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

陽也慶弟博為滎強侯滎強縣屬汝南郡在滎水之北博弟良丹並為

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良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與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

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

得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鄴邑

公主光武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

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子方

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興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

將疆大至讓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

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

胤傳龜襲紫

胤胤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

卷三十一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終

後漢書三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

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

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

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

風化之迹也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

岑後為梁

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隳軍實也

不從其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三十三

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

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

之質正也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其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

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請闕自陳而為族滅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賜寵號入將軍故

二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

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見靈輒餓問舍於翳桑

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豈有身

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日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烏鳴之逆謀鳥鳴

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灾母說文云不孝鳥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

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使遊耿况字也况為

二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猶而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

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

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虜國相持多

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子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顧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

信讒邪之諛言淫小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徵也長為羣后惡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

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

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

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

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

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今彭寵反

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

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

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

後猶自征匈奴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抄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

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

故須後麥耳須待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

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

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

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

萬曆十年補刊後漢書卷之三

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

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繁靜精微易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

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微驗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育生人宥寬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

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

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

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日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

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

久則吏自重

重猶愛惜也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

道乃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

是為每歲日行天餘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月四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日之三年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

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

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

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巒義亦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

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

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

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

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

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

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聞與隱居

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瘕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而四方之學無所勤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

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

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轅同列每銜之陵轅猶欺蔑也

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

正據也書曰顯宗大怒賜浮歿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

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

內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

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

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

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

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

十策弘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

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

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耻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

久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

也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

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
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

因以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
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

秦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王莽末四方潰畔魴姓乃聚賓

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

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

族季亾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

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

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

以為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

弟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

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

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

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

宮雲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為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邾賊

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

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

川魴請行在所帝案行闔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

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他秋

反聲類曰亦鬻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鉄鑽說文曰鉄剗刃也鑽樵也音贊將其眾請

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

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

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

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

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

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

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

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

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

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

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

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宮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牀蓆

子孫得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吏

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

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

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

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

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

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珖各一半環曰珖

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

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

舊限足音即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

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

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聞

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劉攽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

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楊

邑侯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亦以石寵官至

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

俗本為縉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

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

關對舉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

同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三十三

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

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

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

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劉放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

為吏此宜為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

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

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

家若此之貧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奚衣之惡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

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

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

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

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簾衛守小黃有

祭器邊豆鼎俎之屬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

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株根

也蘖伐木更生也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二十三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帝意乃制詔日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貰放也延

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竟豫過陳留界飛逝

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王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笞樞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

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

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

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

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錐

萬曆十年補後漢書三十三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行令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

副實行不配容積二年不用於是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玄武官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行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

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喜為太尉八年代范遷

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

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

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

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

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延從曾

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

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

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

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思若邪溪載薪為難願

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

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

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

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弘少為

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

後知人貧富為賦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

多少平其差品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也疏書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

懼相連及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鑽詣

闕上章為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還

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書口弘勤行德化

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備求主還之魯國當

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秦

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政有仁惠民稱蘇

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絲賦政不煩苛行春

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四遷建初為尚

書令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舊制尚書

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

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吐七

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

侯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范在

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庫如藏之物弘又奏宜省貢獻減

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

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

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

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揚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

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議廷尉詔

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

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

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

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

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
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
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
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
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
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
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
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已子故立之
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
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

祐是為安帝

○劉放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是也見說文亦作祐

章以衆心不

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

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

遙遠之國也

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

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

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

會際也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

武帝欲立昭帝

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

德乏萬夫之望

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

王無絕

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

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

而創慮於難圖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卽斗
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
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
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

竇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

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終 後漢書三十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三十四 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龔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東觀

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

貲千萬徙茂林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

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

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

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

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乃請立嬰

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責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良為王

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

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

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

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

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

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

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

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

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

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一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

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竄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

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

刑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

刑以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曰何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

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曰高明柔克唯除省肉刑相

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

餘則仍舊不改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

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

匿者每為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

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

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

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

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因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

傳音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

功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

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

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平孝宣其所施行

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導前典事無難改

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今尚

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

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答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

天以上刑討有罪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

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各繇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孔子

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

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

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

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于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

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

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

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

以軍法追捕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

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

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

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自公仲並哀帝時

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

議上遂寢不報

上音時 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

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

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

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

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

復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而沈之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

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

殖兮後碎亦然屈平程德兮

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

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

片惟洪勳以遐邁服蒞裳如

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
職於蓬壺祖聖道而垂典方懷忠孝以為珍既臣救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
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
 指丹海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以為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
 給諸梁親踈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
 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
 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
 世生當封侯死當朝食禮記曰諸侯五廟一廟如其不然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嘗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諧殺
 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
 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官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
 生者末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檀古禪字也奏
 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太尉張酺引檀訊問事

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
 若何解見光武紀 漢興以來母
 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
 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
 樊調妻媼音於 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
 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
 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宗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
 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途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
 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心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 妾聞太宗即位

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

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檉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 宣帝繼統史族復

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主母王夫人死無所歸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妾門 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

將陵侯玄為平臺侯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 殊猶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骨使母弟

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咸悟乃下中

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媼辭證明審遂得引具具陳其狀

乃留媼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四

月之間累資十萬嫔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

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老武

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

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詩

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長注云鞠

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朕不敢

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皇帝也追命

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襲親愍侯比

靈文順成侯山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為順

侯各置園廟也竟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

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也請京師改

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

廣二十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押也建坐於恭懷皇后陵傍帝

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

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

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

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

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

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
 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
 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
 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
 封子異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
 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開封府開封縣南
 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
 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
 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曰少持韓詩兼書傳記天資聰敏昭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世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者於間闕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如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由是敬憚委任焉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於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異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遠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曹我所愛必無是但汝

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貴

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

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尚懼多侵枉乃上疏曰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

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故賞不僭溢

刑不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

不濫賞僭則懼及濫人刑濫則懼竊聞考中常侍張達

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又繫纖微

成大言又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連及也辭所連帝乃納之罪

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異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

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百僚

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

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

載至冢舍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

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

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

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錢二百萬布三千

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介士甲

也賜謚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

每城門皆有亭也宣陽門之亭也

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誅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也

子冀嗣

冀字伯車為人鳶肩豺目

也鳶鴟也鴟肩也上疎也豺目目目豎也

洞精矐眇

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目猜直視

口吟舌言

謂語吃不

裁能書計少為

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

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

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

格五

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棊也音蘇

代反說文曰篋行棊相塞謂之篋鮑宏篋經曰篋有四采塞曰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博楚詞曰現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

謂之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五塞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意錢之戲

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又好臂鷹走狗騁

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

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

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

安慰放家欲以滅口

使捕之盡滅其

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

朝詔異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異雖辭不肯當而後暴滋甚冲帝又崩異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異驕橫嘗朝羣臣目異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異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異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異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異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宜素性佞邪欲取媚於異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

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異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嚙粧倚馬髻折腰步齟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嚙者薄拭目下若啼憂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髻步者足不在體齟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異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齟音丘禹反以為媚惑異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類披折上市蓋折其巾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壽性鉗忌鉗錘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錘物也錘音女輒反能制御異異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通期有

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異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異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異出多從蒼
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異大
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異猶復與私通生
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異慮壽
害伯玉常置復壁中異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
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
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異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
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遺私

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

籍謂籍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徒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

因以馬乘遺之

擊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貨至一億七千

萬富聞京師也

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異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毋為其守臧妲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異

上第第一也乘輿乃

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出

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劉

案古無妙女當作妓

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

在怨毒與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踈青瑣踈謂鏤為綺

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

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

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

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妬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會山藪遠帶立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

於河南城西經巨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

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免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異聞而捕

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第於城

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

人元嘉元年帝以異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

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異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讀

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

四縣比鄧禹更初封襄邑襲封乘氏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

席絕席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異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

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織

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異門棧檄謝恩然後敢詣尚

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異異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此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

異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異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

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異異為設酒因鴆

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異託以它

事乃腰斬之時即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異凶縱不勝

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

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灾今大將軍位極

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為御

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

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

切齒臣持以童蒙見按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

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受之迷亂王曰無若殷王頌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

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身乃變易姓名後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陰求

得答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

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

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

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亾

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

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

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

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耻

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

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

汪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異諷州郡以它事陷之
 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
 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異一門前後七
 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
 年窮極蒲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
 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年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
 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異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
 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異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異因欲認猛

為其女以白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壻邴尊為議郎

異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

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相鄰比也異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

眾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

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異語在宦者傳異心

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

收暉以輒從外人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

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

省閤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殿駟

士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侯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徵循官

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

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

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

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以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

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

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

與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

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

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元滿而能

以恩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恩慈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

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與政乖於務則難乎

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

術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阻

也書曰黎末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

人臨飢也

乃傾側孽臣商遣異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襄親幽憤升

高累歎商恨善柔異遂貧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終

後漢書二十四

